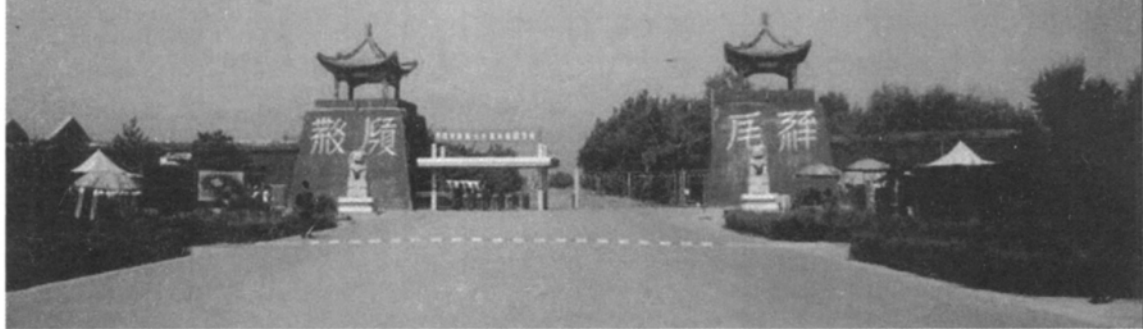


# 失传的“蕃书”



骄阳似火的七月，利用假期与朋友结伴来到贺兰山东麓的西夏王陵，此距银川约35公里，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。景区大门两侧都有一座红色角楼，各写着两个天书般的黄色文字，非常醒目。当地导游说，这就是西夏文字，意为“大白高国”，汉语译为“大夏王朝”。景区内开放给游客参观的三号陵，面积15万平方米，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帝陵，为九座西夏帝王陵园中占地最大和保护最好的一座，其规模相当于明代十三陵。据说当时地面建筑由角楼、门阙、碑亭、外城、内城、献殿、塔状陵台等建筑单元组成，单体建筑基座为方形，建筑物平面则呈圆形，含天圆地方之意。陵园以南北中线为轴、东西两边对称的格式排列，构成别具一格的西夏建筑形态。尽管如今仅存几座金字塔式的土堆，却是我国最大的西夏文化遗址，也是人们了解西夏历史、探寻西夏文化的一处重要文物景观。

跟着导游进入景区内的走廊式展馆，

我脑海里依然充斥着那四个硕大的黄色文字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？如何创制出这样一种文字？而后又何故失传？好奇心的驱使，让我紧跟着讲解员的脚步挪动，边看图片，边听有关“大夏王朝”兴衰和创制“蕃书”历程的简介，然后在景区展馆内的书店买了一本比较系统地介绍西夏历史的书籍，利用乘车空闲时间饱和式阅读，略解心中疑惑。

中唐之后，于今青海西北部从事狩猎、畜牧业的党项族(羌族的一支)，迫于吐蕃人的侵扰而渐徙到今甘肃东部和陕西北部一带。唐末党项族拓跋氏参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，其首领拓跋思恭被授为夏州节度使，复赐李姓，封夏国公，统辖夏、绥、银、宥四州之地，治夏州，宋天禧四年(1020年)，移往贺兰山东麓的怀远镇，改称兴州(今宁夏银川)。宋仁宗明道元年(1032年)，李元昊继承夏国王位，后称帝，建大夏国，定都兴庆府，在位17年，将西夏推向鼎盛时期，其疆域“东尽黄河，西

界玉门，南接萧关，北控大漠，地方万余里”，面积约83万平方公里，包括今宁夏、甘肃大部，内蒙古西部、陕西北部、青海东部、新疆东部及蒙古共和国南部的广大地区，与南宋、金“三分天下居其一，雄据西北两百年”，并且创造了被称为“天书”、“绝学”的“蕃书”（西夏文字）。《宋史·夏国传》云：“元昊自制蕃书，命野利仁荣演绎之，成书十二卷，字形体方整类八分，而画颇重复”，沈括《梦溪笔谈》认为是大臣野利遇乞创制了“蕃书”，被“尊为国字”，对当时西夏社会的兴盛、佛教文化的传播，乃至西夏历史演变都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虽然已经失传，但是后人对西夏文感兴趣者不减，且见仁见智。纯粹从西夏文字本身进行探索的先驱者，国内学者当首推罗福苾，1914年他从俄国学者伊凤阁手中获得《蕃汉合时掌中珠》，进行潜心研究后写了《西夏国书略说》，用汉字“六书”法（即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、假借、转注）分析西夏文字，并概括出一些偏旁和部首。外国学者研究西夏文字资深者有日本的西田龙雄，1966年著《西夏语之研究》，将西夏文字分为基本文字和派生文字两种，同时还归纳出329种文字要素。随着西夏时期编纂的《音同》、《蕃汉合时掌中珠》、《义同一类》、《圣立义海》、《五音切韵》等字典、文献的发现及公诸于世，尤其是堪称最系统的西夏文辞书——《文海》（载有西夏文6000余字），以声、韵为经纬，对西夏字进行归类，并逐字注释形、义、音，使后人对此“蕃书”不再感到那么神秘。总体上看，“蕃书”字体繁冗，结构较为复杂，与汉字“论末则殊，考本则同”，都有点横竖撇捺拐提等笔划，但斜笔（撇、捺）字较多，没有汉字常用的竖钩，且笔画大多在10画以上，6画以下的常用字仅占总字数的1%左右。我心里在想，

看惯了简体汉字的现代人，不要说潜心去学西夏文，哪怕只是雾里看花般地多看一会，脑袋可能都会大起来。

世间之事大多不是孤立存在的。与西夏创制文字的年代相仿的契丹文，一样晦涩难懂，同一个词或词素表现在文字上居然可有不同拼写形式。有学者评论，要完整准确地解读契丹文的一个语句都很难。于是，契丹文也仅流传二、三百年，与东巴文、夜郎天书、巴蜀符号、仓颉书、夏禹书、红岩天书等“文字”一样，成为二十世纪的不解之谜。

是夜，回到银川市下榻，几位同伴相约来我房间泡茶聊天。有同伴指着搁在床头柜上的书发问，你乘车途中看得那么入神是这本书吗？我说是，接着发出一声感叹。同伴问怎么啦？我说，为西夏王朝的覆没和西夏文字的失传而扼腕，也为蒙古帝国的崛起和蒙古文化的兴盛而击掌啊。李元昊，成吉思汗，都堪称各自所处世纪之枭雄，文治武功皆卓越。但是前者因夺子之爱丧命，让外戚坐享黄雀之利；后者雄才大略，更胜一筹，被毛泽东誉为“一代天骄”，他在征服乃蛮部时俘获乃蛮塔阳罕的掌印官畏兀儿塔塔统阿，命其“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儿字书国言”，成为最早的蒙古文。公元1260年，元世祖忽必烈令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，后称八思巴字，作为元朝的官方文字，但因其自身缺陷甚多，推行阻力较大，而后加以改革，以更加符合蒙古语言特征，遂成如今的蒙古文字，而后才有璀璨的蒙古文化。

自从20世纪初俄国人在黑水城遗址发现失传的“蕃书”——西夏文字以来，对于西夏文如何淡出历史视野，中外诸多学者或从语言学或从史学等角度进行不懈探索，作出不同解读。在语言学家看来，文字的兴衰，与其字体构造之繁简，认知和记忆之难易，有着正相关的内在联系。而

# 花是微笑的草

◆  
黄  
涵

史学家则认为是元昊这位既傲世又好色之君主造成“外戚专权”，从而导致西夏王朝走向衰落，最终被摧毁于持续多年的蒙夏战争，幸存下来的党项人也大都被驱散于各地，逐渐被异族同化。元朝修史时，又蓄意只将西夏王朝编成传记，分别附于辽、宋、金史之后，以致西夏历史资料稀少，最终失传于后世。此外，也可从哲学、文学、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视角，作出诸多不同的解说，正如鲁迅先生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评论《红楼梦》命意时所写的一句名言：“经学家看见《易》，道学家看见淫，才子看见缠绵，革命家看见排满，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。”而以愚者之管见，觉得把“蕃书”的失传归咎于西夏文字笔画的繁杂，理由并不是很充分。因为，再繁杂、更难学的文字，也可历经文字改革，删繁就简而得以发展，不至于灰飞湮灭。而把元昊夺子之爱引发宫廷政变作为“蕃书”失传的前因，似乎也有些过责。英雄爱美，关前失蹄无数；朝代更替，有如星辰变幻；外戚专权，也非西夏一朝，都不必然招致语言文字的衰亡。归根结底，当是跨世纪的蒙夏恶战导致整个党项族群的消亡和溃散。没有了族群，何谈民族语言文字？正是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”啊。

整个晚上，同伴们轮换着烧水、冲泡和品啜着各自带来的“八马”、“泉岩”、“日春”等茗茶，房间里升腾、弥漫着铁观音那沁人心脾的韵香。听着我“闲人碾石谷”式地叙述着同一个话题，大伙脸上似乎并未写着倦意，也许是这“蕃书”失传的话题使然，抑或是异乡品茗的氛围让人亢奋，或者兼而有之吧。

那抹微笑 绽放得如此独到  
宛若星月挂在眉梢

花是微笑的草  
微微绽放的嘴角  
点缀得世界美妙

花是微笑的草  
她那独特的骄傲  
无他人可以仿效  
万物都拥进她的怀抱  
弱小的花瓣给我依靠

花是微笑的草  
她拥有摇曳的符号  
她拥有星辰的美好  
她是掩在草丛中的暖  
在青草间环绕  
瞬间让世界辽阔

花也是草  
只是她绽放了微笑